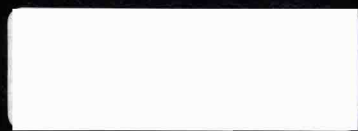


Junichiro Tanizaki
Shunkinsho

(目) 谷崎潤一郎 著

春 琴



曹曼译

抄

春琴抄

【日】谷崎润一郎 / 著

曹曼 /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琴抄 / (日) 谷崎润一郎著; 曹曼译. -- 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201-11828-4

I. ①春… II. ①谷… ②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9667号

春琴抄

CHUN QIN CHAO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张 璐
产品经理	慢 慢
特约编辑	秦晓华
装帧设计	王志弘

制版印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3
印 数	1-10,000
字 数	50千字
版次印次	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第一章

春琴，全名鵠屋琴，出生在大阪道修町的药商家，去世于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，葬在大阪下寺町的净土宗一处寺院里。前些日子路过，忽然萌生扫墓之念，便拜托寺院里的僧人。僧人将我引领到正殿后面，说：“此处便是鵠屋家的墓园。”放眼望去，在一丛山茶树下，鵠屋家世代的墓碑整齐排列，却唯独不见春琴的墓碑。按理说鵠屋家的千金应该不乏探望，僧人沉思片刻，道：“也许那边那座是。”然后把我带到东侧陡峭的坡道上。

当地人都知道，下寺町东侧的对面是生国魂神社的高岗，从寺院到高岗的必经之路便是现在脚下的陡坡。陡坡上生长着一些在大阪不容易见到的珍贵树木，春琴的墓便半山腰的一小段平地上。墓碑正面刻着法号“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”，背面则刻着“鵠屋琴，号春琴，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五十八岁”，侧面写着“弟子温井佐助建之”。虽然春琴终生都用的本姓鵠屋，但事实上却与“弟子”温井检校¹形如夫妻，也许正因如此才把墓地选在了离鵠屋

1. 检校：盲人乐师的一种等级，位于最高的“总检校”之下，“勾当”之上。

家墓地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吧。

据僧人说，一直不知道这座墓地也是鵺屋家的，鵺屋家族事业日渐没落，近几年来扫墓的族人都很少，更别提来专程探望春琴的了。我问：“这座墓碑一直无人问津吗？”“倒也不是。荻茶屋那边住着一个七十岁模样的老妇人，每年都会过来一两趟，而且，你看，那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墓地。”他指向春琴墓左边，“她同时也会给这个墓地的主人焚香供花，帮他们交诵经钱。”我走近小墓地，碑石只有春琴墓碑的一半大小。正面刻着“真誉琴台正道信士”，背面写着“温井佐助，号琴台，鵺屋春琴弟子，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歿，享年八十三岁”。看来这就是温井检校的墓地了。墓碑的大小以及“弟子”字样全都恪守师徒之礼，这也是检校的遗愿。关于详细背景，荻茶屋老妇人后面会详细解说。

时值日落，如血的夕阳照在墓碑上，我在斜坡上徘徊着，不时眺望脚下的城市。想来这一带是难波区海港起源的丘陵地带，从朝西的高岗一直绵延到天王寺的方向。由于现在煤烟粉尘剧增，四周草木都黯然无光，干枯的树木也无精打采。不过当初建造这些墓地的时候，树木应该更加郁郁葱葱。时至今天，整个大阪的墓地属这一带最幽静，风水也好。被奇妙因缘联系在一起的师徒二人，就这么眺

望着夕阳中的东洋第一工业城市，看着拔地而起的栋栋高楼，永远相偎相依。虽然风景已经不是检校在世时的模样，但是这两座墓碑看起来依然在诉说着师徒之间的深情厚谊。

温井检校老家信奉日莲宗，所有家人都葬在江州日野町的某个寺里。但是检校背弃祖祖辈辈的信仰，改信净土宗，只为死后能够葬在春琴的旁边。据说春琴尚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定好了法名、墓地的位置和结构。看起来春琴的墓碑高六尺，检校的不足四尺。这两个墓碑在石头佛坛上并排立着，春琴墓碑的右边是一棵松树，绿色的树枝越过墓碑伸向屋檐，树枝遮不到的地方便是离春琴墓碑左边两三尺远的检校之墓。远远望去很像恭敬伏地、随时待命的模样。石头也像有灵气一般，不仅还原了检校生前毕恭毕敬服侍师傅的场景，甚至还透着几分乐在其中的幸福。我在春琴墓前跪拜行礼后，手抚检校的碑石静立良久，直到夕阳渐渐下沉到城市的另一边。

第二章

最近，我拿到了一本名为《鵑屋春琴传》的小书，正是它让我逐渐了解春琴。这本书用手漉和纸印刷而成，四号字体、三十多页，据悉是春琴的三周年祭日时，身为弟子的检校托人编写而成。内文用书面语写就，提到检校时用的也是第三人称，虽说是依检校口授整理，但真正的笔者其实是检校。

传记里如是写道：“春琴家以经营药材为生，世袭鵑屋安左卫门之位，安居于大阪道修町。春琴父为第七代。母亲茂女为京都麸屋町迹部氏之女，嫁到安左卫门家族之后，生了两男四女。次女春琴出生于文政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。”

传记还提道：“春琴天资聪颖，容貌端庄，举止高雅，无人可及。四岁时开始学习舞蹈，天赋过人，举手投足娇媚明艳，连艺伎都望尘莫及。老师时常惊叹：‘此女有如此天赋，日后定当天下闻名，只可惜生在富贵人家，不知哀哉幸哉。’后来学习读书写字，春琴进步亦是神速，学识很快凌驾于两位兄长之上。”

传记简直把春琴描绘成了神。行文真实性无从知晓，但是很多事情却可以佐证春琴的确天生“端庄高雅”。当时的女子普遍偏矮，唯独春琴身高几近五尺，手和脚却生得小巧纤细。保存到现在的只有她三十七岁时的一张照片，画面已经模糊，但是依然能辨认出线条明晰的瓜子脸，五官精致柔和，就像用灵巧的手一个一个雕出来一般。明治初期、庆应年间拍的照片上有时会有斑白出现，也许是故意为之，给人的感觉像是承载了非常久远的记忆。这张朦胧的照片完整传递出大阪富贵阶层女性的气质，虽然美丽，却毫无个性，给人印象不深。

照片上的模样说三十七岁也可，说二十七八岁也无妨，全然看不出春琴已失明二十余年，倒像在故作闭目沉思之状。佐藤春夫曾说：“聋者若愚，盲者若贤。”聋者跟人讲话，脑袋会侧向说话人，眉头紧皱、眼睛圆睁、嘴巴张开，总有点痴傻之相。但盲人却总是安静端坐、微微颌首，像极了闭目沉思。我们习惯了观音菩萨低眉端详众生，潜意识里已经认可微睁更能传递慈悲与博爱，所以条件反射般心生敬畏。春琴闭着双眼亦是明辨事理的温柔女子模样，因此看她照片反而感受到拜见观音时的慈悲。

听说春琴的照片只有这一张，因为年幼的时候照相机

还没有进入日本，而拍了这张照片不久又遭遇不幸，从此再也不肯拍照。我们只能通过这张朦胧的照片猜测她的模样。看到这里，读者们恐怕依然一头雾水，毕竟笔者给出的信息不足，难以在脑海中搭建清晰的影像。但是纵使看到了照片，也是无济于事，因为照片并不比诸位脑海中的形象更清晰。想来春琴拍照这一年，也就是她三十七岁时，检校也双目失明，没准这张照片最接近他失明之前看到的春琴。但是在晚年检校的记忆中，春琴的身影应该不会模糊至此。或者正因为记忆渐渐模糊，所以在修补记忆时，最终塑造了一个不同于春琴的高贵女子。

第三章

《春琴传》里接着写道：“父母把春琴视为掌上明珠，兄妹六人之中独对她宠爱有加。无奈春琴九岁时不幸患上眼疾，不久便双目失明。父母悲痛欲绝，母亲更是哀伤到几近疯狂，怜惜女儿为何遭此横祸。春琴从此断了习舞之念，专注古琴三味线，潜心修行丝竹之道。”

传记里并没有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春琴突患眼疾，后来听检校说春琴无论是气度还是琴艺都远超常人，可惜树大招风，一辈子两次遭人暗算，所有不幸全是由这两次暗算带来的。听检校这么说，感觉其中必有蹊跷。检校也提起失明也许是结膜炎导致。春琴从小被宠爱着长大，行为举止虽有些傲慢，却也不乏可爱，再加上生性天真烂漫，待人接物礼貌得体，对兄弟姐妹也亲亲热热，特别招长辈怜爱。但是小妹妹的乳母却不满意春琴如此受宠，乃至心怀怨恨。大家都明白结膜炎是花柳病病毒入侵眼结膜引起，按检校的意思，一定是这位乳母用了什么手段让春琴遭此劫难。但这种说法究竟是证据确凿还是凭空想象，不得而知。春琴生命中最后几年脾气愈发暴躁，也许正是失明影

响了性情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检校太过同情春琴，所以不知不觉开始恶意揣测他人，保姆事件恐怕只是他的臆想而已。总之此刻探求事实真相已经枉然，重要的是说明春琴九岁双目失明的事实。

前面说到“从此断了习舞之念，专注古琴三味线，潜心修行丝竹之道”，失明之后春琴只能选择精进琴艺。虽然她自己经常跟检校感慨：“其实舞蹈才是我真正的天赋所在。那些夸赞古琴和三味线技艺的，只是因为没见过我跳舞跳得有多好。如果眼睛能看见，我绝对不会选择音乐这条路。”几句话便可窥见春琴“就算不擅长也能弹得满堂彩”的自负，另外，这些也许只是春琴一时的感慨，却被检校如获至宝地铭记心中，为了美化她的形象转述时还加以修饰，崇拜之情不言自明。

前文提到的在荻茶屋住的老妇名叫鸣泽照，是生田流的勾当，曾经贴身侍奉晚年的春琴和温井检校。据她说，春琴师傅舞跳得是很好，但是从五六岁开始就已经跟着春松检校学习古琴和三味线，一直不曾懈怠，所以并不是双目失明之后才开始修行丝竹之道。富家小姐们年幼时便开始接触各种风雅趣味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习惯。师傅天赋惊人，像《残月》这种高难度的曲子，十岁的她只听一遍

便能拿起三味线自己弹，这种水平已然不是凡夫俗子可以企及。双目失明之后别无选择，只得愈发专注于丝竹之道，可以说每一次弹拨都倾注了她的灵魂。听起来老妇的说法更可信，春琴的才华其实一开始就在音乐上，至于舞蹈造诣有多深，只能打个问号。

第四章

虽说技艺已经精进到可以在弹拨时倾注自己的灵魂，但是出身优渥的春琴并没有打算把爱好当成谋生手段。后来以琴曲师傅的身份开门收徒，也是出于别的考虑。自立门户之后挣的钱还不够维持她日常开销，每月道修町父母家都会送来一大笔钱，但是依然不够维持春琴骄奢浪费的生活。学琴不是为了谋生，废寝忘食地精进技艺只因喜欢，再加上天赋异禀，种种这些也足以证明传记里的“十五岁的春琴技艺已经远超同辈，无人能与之争高下”并不是妄言。鸣泽勾当还说：“春琴师傅一直非常高傲，因为‘春松检校向来严厉，却从来没有责骂过我，相反还常常赞扬。每次去学琴，他必定亲自耐心指导。我很不理解同辈们为何如此害怕师傅’。从没吃过修行的苦，却能有如此大的成就，也是天赋使然。”

正因为春琴是药铺千金，所以师傅再严厉也不会把她当作一般学徒那样严加管教，反而酌情给予关照。另外，也许是出于对不幸失明的富家少女的同情，检校格外欣赏春琴，关爱备至到近乎倾情的程度。他把春琴看得比自己

的孩子还娇贵，但凡春琴抱恙请假，立刻派人去探病，有时候还亲自拄着拐杖去探望。检校在人前也以有春琴这样的弟子为傲，在众弟子云集的场合甚至公然号召大家向春琴看齐，警告他们如果想靠弹琴的手艺吃饭必须要有危机感，至少要比爱好者出身的春琴弹得好。当有人抗议春琴太受宠的时候，师傅便如是辩解：“此言差矣。为师传授技艺，越严格，越关切。之所以不打骂春琴，正是因为并没有足够关心。此女天性聪慧过人，就算为师不闻不问，她仅凭自己修习依然会达到一定高度；假若真心栽培，她定会脱颖而出，届时靠琴谋生的你们情何以堪。明明已经如此费心，竟然还有人不遗余力地劝我说，不为生计发愁的千金小姐随便教教就得了，愚钝的弟子才应该多多培养。真是彻头彻尾会错意了。”

第五章

春松检校的家住鞆町，与道修町鵲屋家的药铺隔着大约十町¹的距离。春琴每天都被一个小学徒牵着手去学琴。小学徒²名叫佐助，也是从这时起跟春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像之前提到的，佐助来自江州日野，家里以贩卖药材为生，祖父和父亲都曾来大阪的药铺当学徒。某种程度上鵲屋家于佐助是世世代代的恩主。佐助比春琴大四岁，上门当学徒的时候刚好十三岁。春琴九岁失明，佐助来的时候春琴美丽的双眸早已失去光彩。佐助对此并不遗憾，相反还表示非常幸福。如果失明之前两人便相识，那么以后每次看到春琴的眼睛便会怅然若失。好在如此，使得他初见春琴时也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缺憾。

说起来当今大阪的上流阶层争相把宅邸建在郊外，全是为了让下一代尤其是女孩多接触户外阳光，呼吸新鲜空气。女孩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终日待在闺房。一般来讲，城里的孩子大多体格纤弱、皮肤白皙，跟乡下的孩子相比，说好听点是文雅，说难听点是病态。这种现象是日本所有

1. 一町约为 109 米。

2. 小学徒即后来的温井检校。

大城市的通病，只有之前江户时代的女子例外。她们以晒成小麦色为美，皮肤不如当今东京大阪的姑娘们白皙。而大阪的名门子弟就像戏台上的少爷们一样细胳膊细腿，不仅皮肤白嫩得像女孩子，穿衣打扮也阴柔得很。一直到三十岁他们的脸色才开始红润，迅速变胖之后方才有了点贵族气势。当今的名门子弟尚且如此，更何况生于旧幕府时代的鵠屋家大小姐们。久居深闺中的她们纤瘦白皙，这在十三岁乡下少年佐助眼中显得无比娇艳妩媚。

春琴的姐姐当时十二岁，最大的妹妹六岁，佐助第一次进城，虽然看哪一位都觉得新鲜，但最让他叹为观止的，还是失明的春琴。春琴闭起的眼睛，不知道比姐妹们睁开的双眼明亮多少倍，漂亮多少倍。佐助甚至觉得这张脸就应该这样，生来便是如此。大家都说四姐妹之中春琴姿色最佳，就算是事实，多少也加进去了几分怜悯和怜惜。但是佐助完全没有。有人说日后佐助对春琴心生爱意是出于同情和怜悯，佐助最反感这种说法，常说：“得此结论的人谬以千里。我第一次看到师傅的时候就没觉得可怜。跟师傅比起来，眼睛能看到东西的人才值得可怜。师傅有如此风度和姿容，没有理由寻求别人的同情，反而曾对我说‘佐助你真是值得怜悯’。我们除了眼睛能看见之外，又有什么

方面能够优于师傅呢。我们才是真正的残疾。”但是这些都是后话，佐助最初只敢把熊熊燃烧的崇拜之情深埋心底，每日勤勤恳恳侍奉。至于爱恋之情，想都不敢想——就算是有有点念想，对方是冰清玉洁的大小姐、世代恩主家的千金，只是吩咐他佐助侍奉左右。即便如此，每日得以陪伴小姐去学琴，也是很大的安慰。

在外人看来，由一个新来的少年牵着千金大小姐的手去学琴有点不妥，但这是春琴的主意。刚开始的时候安排过女仆、学徒、杂役一起陪同，换了很多，直到春琴突然要求“让佐助来”，这才只由他一人带路。那个时候佐助已经十四岁了。他心怀感激，将此视为无上的光荣，从此更加毕恭毕敬，将春琴的小手牢牢团在自己的掌心，穿过十町送她去春松检校家，待课程结束再原路返回。一路上只要春琴不开口，他绝对不搭话，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每当有人问春琴：“二小姐为什么挑了佐助侍奉呢？”春琴便回答：“因为他最守本分，从来不多嘴。”

前面提到，春琴原本活泼可爱、待人热情，失明之后脾气越来越差，再也不朗声说话，也不爱笑，甚至有点沉默寡言。也许正是佐助从不多嘴也不会来烦扰她，只管勤勉地做好自己的分内事，她才挑了佐助侍奉。（据说佐助不